

## 赵绍琴从郁热辨治温病医案4则

李钢磊, 艾军, 王志威, 钟妮

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 广西 南宁 530000

[关键词] 温病; 郁热; 辨证论治; 赵绍琴

[中图分类号] R249.2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9) 02-0302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9.02.094

赵绍琴为三代御医之后, 著名的温病学家。在论治温热病证方面, 尤重郁热机理, 擅辨郁热病证, 特色鲜明, 疗效独到。郁热证, “赵老认为是由于邪气阻滞气机, 引起人体气血循环障碍, 内郁不宣, 邪气不得泄越, 蕴蓄于里所致”<sup>[1]</sup>。赵老在辨治郁热证时, 擅用升降散、栀子豉汤等宣散郁热。下面以赵老临床医案, 感受其辨治郁热之奥妙。

## 1 风湿

张某, 男, 30岁。初诊: 二日来身热不甚, 但咳, 痰吐不多, 口微渴而苔薄白, 病已两天, 本属风热侵犯于卫, 肺失宣降, 应服桑菊饮治之。但误服桂枝汤一剂, 并饮红糖生姜水取汗。今晨身热颇壮, 体温 39.7℃, 咽红肿痛, 且有白腐, 咳嗽, 痰中带血, 胸中刺痛, 头痛口干, 渴饮思凉, 两脉弦滑且数, 舌绛干裂, 心烦, 昨夜不能入睡, 今起神志不清, 大有神昏谵语之势。急以宣气热兼以疏卫, 凉营分以开神明之法。处方: 蝉蜕 3g, 僵蚕、片姜黄各 6g, 连翘、金银花各 12g, 苦杏仁、竹茹、石菖蒲各 9g, 鲜茅根、芦根各 30g, 生石膏 24g, 1剂。二诊: 药后身热渐退, 体温 39.1℃, 神志较清, 咽红肿痛皆减, 干咳, 痰中血渍未见, 昨夜已得安睡。昨进疏卫凉营之剂, 今神苏热减, 病势好转, 再以前方加减为治。处方: 前胡、蝉蜕各 3g, 金银花 12g, 僵蚕、姜黄、知母各 6g, 生石膏 15g, 焦三仙、连翘各 9g, 鲜茅、芦根各 30g, 2剂。三诊: 身热退净, 体温 37.2℃, 咽红肿痛已止, 咳嗽已微, 夜寐较安, 大便通而小溲短少, 舌白苔厚腻, 质略红, 两脉弦滑皆细, 数象已无。温邪误汗以后, 阴分已伤, 前服清热凉营之剂, 病势大减。再以清气热、肃降化痰之法。处方: 生紫菀、前胡各 3g, 苦杏仁、川贝母、黄芩各 6g, 鲜茅根、芦根各 30g, 焦三仙各 9g, 3剂。四诊: 病已基本痊愈, 仍有一二声咳嗽, 继进 3剂, 休息 1周, 忌荤腥甜黏之味即愈<sup>[2]</sup>。

按: 本案因风热犯卫, 肺失宣降, 误用辛温发汗, 劫伤心阴, 邪入于营, 热阻气郁, 为无形郁热从卫入营之证, 故以升

降散加味, 疏卫凉营, 透热转气。僵蚕、蝉蜕升清解郁宣达, 姜黄、大黄泄热导火, 推陈出新, 四药相伍, 一升一降, 升清降浊, 使内外通达, 气血调畅。另合银翘透邪于外, 苦杏仁宣肺于上, 石菖蒲开窍于中, 鲜茅根、芦根分消于下, 使三焦通畅, 内陷之温邪外泄有路, 药后即见转机。三诊查苔厚腻、脉弦滑, 兼顾痰热之有形邪气, 再以紫菀、前胡、川贝母等清气热、肃降化痰之法取效。

## 2 湿温

邢某, 男, 21岁。初诊身热 8日未退, 头晕胸闷, 腰际酸楚乏力, 大便黏腻不爽, 因导而下, 临置腹痛, 脘痞, 噎噎不舒, 小溲色黄不畅。舌白苔腻, 脉象沉缓而濡, 暑热湿滞互阻不化, 湿温已成。先用芳香宣化、苦甘泄热方法。处方: 鲜佩兰、鲜藿香、大豆卷、炒栀子、苦杏仁、法半夏各 10g, 陈皮、姜竹茹各 6g, 白豆蔻(研冲)2g, 2剂。二诊: 药后身热渐退, 头晕胸闷渐减, 腰酸已减而未除, 腹痛未作, 大便如常, 时有噎气, 舌仍白腻, 脉来沉濡。处方: 藿香、苏梗、陈皮、炒栀子、前胡各 6g, 苦杏仁、半夏曲、佩兰叶、淡豆豉、焦麦芽、鸡内金各 10g, 2剂。三诊: 身热渐退。昨日食荤之后, 今晨热势转增, 大便 2日未通, 小溲色黄。舌苔根厚黄腻, 脉象两关独滑。此湿温虽有转机, 却因食复增重, 当防其逆转为要。再以栀子豉汤增损。处方: 保和丸(包煎)15g, 淡豆豉、苦杏仁、枇杷叶、焦麦芽、炒莱菔子、枳壳各 10g, 炒栀子、前胡各 6g, 白豆蔻(研冲)2g, 2剂。四诊: 药后大便畅通, 身热略减, 体温仍高, 38.5℃, 舌苔渐化, 根部仍厚, 脉象两关滑势已退, 自觉胸中满闷大轻, 小溲渐畅。处方: 炒薏苡仁、淡豆豉、苦杏仁、焦三仙各 10g, 炒山栀、前胡、厚朴、陈皮各 6g, 白豆蔻 3g, 通草 2g, 2剂。药后身热未作, 食眠二便如常, 停药慎食, 调养 2周而愈<sup>[2]</sup>。

按: 本案因感受湿温之邪, 湿热胶结, 如油入面, 难解难分。湿热互阻, 热蒸湿动, 气机不畅, 形成湿热郁结之证。治以栀子豉汤加味, 芳香宣化, 疏调气机, 分消湿温之邪, 使三

[收稿日期] 2018-07-23

[基金项目]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(81660761)

[作者简介] 李钢磊 (1991-), 男, 硕士在读, 研究方向: 温病病机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。

[通信作者] 艾军, E-mail: aijun5454@163.com。

焦畅通,周身汗出而解。豆豉辛苦,宣透郁热,配入藿、苏梗以增其功,栀子苦寒,透热泻火,少佐陈皮,清而不滞,另加半夏以增强祛湿之力,三诊之后,不慎口味,致食复增热,遂合入消积导滞保和丸、莱菔子、焦麦芽等,食滞一去,则湿热之邪无所依附矣。

### 3 冬温

郑某,男,50岁。初诊:时令当寒反温,咽干心烦,懊侬不安,夜寐欠佳,胸中闷闷不乐,连日来过食肉辛辣,昨日发热头晕,体温37.8℃,今诊两脉滑数有力,舌红且干,苔黄根厚浮黑。咽红肿痛,大便干结,小溲赤少,自觉灼热,舌疮作痛,唇焦破裂,面红目赤,有时憎寒,口干渴而思冷饮。处方:元明粉(冲)、生大黄粉(后下)、薄荷(后下)各1.5g,黄芩、淡豆豉、连翘各10g,前胡、枳实、炒栀子各6g,瓜蒌仁25g,1剂。二诊:昨服药2~3h后,腹痛,大便畅通1次,小溲较多,夜间得小汗而睡眠甚佳,心烦懊侬皆减,体温37℃,身热已退,憎寒亦除,口干渴饮皆轻,舌红苔根部略厚,咽红减而肿痛亦止,两脉弦滑仍有力,但数象已无。处方:竹叶、炒栀子、蝉蜕各6g,瓜蒌子、金银花各18g,淡豆豉12g,炒枳壳、黄芩、焦三仙各10g,大黄粉、元明粉(分2次冲)各1g,2剂。三诊:药后大便畅通2次,心烦懊侬已除,身热退净,憎寒止而时有口干,舌苔已化,根部略厚不多,咽部红肿皆止,脉象濡滑而有神。胃肠滞热已除,温邪蕴热亦解。仍以疏调胃肠方法。饮食寒暖,诸当小心,仍忌辛辣荤腥。处方:炒栀子、蝉蜕、竹叶、竹茹、炒枳壳各6g,大腹皮、淡豆豉、焦三仙、水红花子各10g,大黄1g<sup>[2]</sup>。

按:本案因内蕴郁热,灼伤津液,过食辛辣,积滞胃肠,温热之邪与燥屎互结而形成的有形郁热之燥屎热结证。热灼胸膈,心烦懊恼,积滞不除,郁热更甚,治以宣泄郁热,兼以通腑。拟以栀子豉汤加味,栀子、豆豉宣散郁热,调畅气机;大黄、芒硝通泻胃府,燥屎畅行,黄芩泻上焦之热,枳实、瓜蒌子以助硝黄通腑泄热,三焦气机通畅,则郁热顿解。

### 4 烂喉丹痧

张某,男,56岁。初诊:从本月2日开始,发热较重,体温38.7℃,自觉头晕,胸闷,心烦急躁,阵阵恶寒,周身酸痛,咽痛口渴,近1周来夜间不得入睡,曾服银翘解毒丸6丸,复方乙酰水杨酸片6片,皆未见效。本月4日请邻居医生看视,认为感冒风寒,随开一方:桂枝、防风各9g,葛根6g,荆芥3g,生姜3片,红糖30g,水煎分服,1剂。今晨病势突然增重,发热40℃,神志时清时昧,面部青暗,口鼻苍白,舌绛起刺,状若杨梅。苔根厚而黄干,咽喉肿痛白腐,呼吸粗促,口干欲饮,时有谵语,小便赤少,大便3日未行,胸部似有脓点不多,两手脉象沉涩艰不畅,按之弦细数有力。处方:僵蚕9g,蝉蜕、片姜黄、苦杏仁、炒牛蒡各6g,元参30g,连翘24g,金银花15g,前胡3g,浙贝母12g,鲜茅根、芦根各60g。另用鲜九节菖蒲根15g煎汤送服神犀丹1

丸,犀角末0.6g(分2次汤药送下),1剂。二诊:前药服后,遍身温疹一涌而出,色深皆重,身热略退,体温38.5℃,神志渐清,已能言语,自述心烦渴饮,欲食冰,两脉已由沉涩转为弦滑细数,口唇鼻梁仍苍白,舌绛如朱,尖部起刺,根部焦黄而厚,口气甚臭,大便虽通不多,小便赤少,咽喉肿痛白腐,不能吞咽,胸闷较轻,呼吸粗促已缓。处方:竹叶、僵蚕、蝉蜕、姜黄、浙贝母各6g,生石膏、连翘、金银花各24g,紫草、地丁草、黄芩各9g。局方至宝丹二丸,分2次用鲜九节菖蒲根30g洗净打烂,煎汤送下。先服汤药,1剂。三诊:诊脉弦滑而按之濡滑略数,周身温疹已透,身热渐退,神志清楚,体温37.5℃,舌苔根部仍黄,尖部起刺已减,面部青暗也退,口周围苍白消失,大便通畅,色深味臭,小便仍黄,但尿量增加,咽红肿已愈,拟以养阴生津,兼去余邪之法。处方:生地黄、北沙参、鲜茅根、芦根各30g,姜黄、川贝母各6g,石斛18g,连翘、麦门冬各12g,赤芍、焦三仙、牡丹皮各9g。3剂。四诊:诸恙皆安,皮肤脱屑已净,病已痊愈<sup>[2]</sup>。

按:本案为温邪郁热,内闭于肺,气营两燔,误用风药辛温发表,致使阴分过伤,火邪内闭,热盛致瘀,热瘀互结,丹痧已成。故拟以升降散加味,清热解毒,凉营开窍,升降气机,宣透郁火。蝉蜕、僵蚕宣透郁火,配伍姜黄升降气机,透疹外出;合入连翘、牛蒡子之品清热解毒,元参清营凉血,另加神犀丹、至宝丹凉营开窍。待温疹已透,热毒渐泄,及时加入生地黄、沙参、麦冬等予以养阴生津,兼以祛邪。

赵老在辨治温病的过程中,尤其重视郁热的病机病理。究其机理,皆因温热邪气阻滞气机,气血循环受阻,内郁不得宣发,邪气不得泄越,蕴蓄机体之中,遂成郁热之证。其郁愈甚则火愈炽,火愈炽则郁愈甚。在治疗上,赵老秉承“火郁发之”、调畅气机的原则,审证求因,祛致郁之因,使郁开气达而火泄,不用寒凉而其火自消。遣方用药以升降散和栀子豉汤为代表。在用方习惯上,以金银花、连翘、薄荷、牛蒡子、防风、苏叶等发散六淫之火郁;以柴胡、川楝子、旋复花、陈皮、香附等宣其气滞而致郁者;以半夏、瓜蒌皮、石菖蒲、冬瓜皮等化其痰湿致郁者;以黄连、黄芩、栀子等苦寒清泄之品治疗或郁热重症<sup>[3]</sup>。笔者以4则赵老医案得出其运用郁热辨治温病的理法方药贯穿始终,临床疗效显著。

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何宽其. 赵绍琴用宣透法治疗温病经验探析[J]. 浙江中医杂志, 2002, 37(11): 9.
- [2] 赵绍琴. 赵绍琴医学全集[M]. 北京: 北京科技出版社, 2013: 12.
- [3] 赵绍琴, 刘景源. 谈火郁证的治疗及体会[J]. 中医杂志, 1980, 21(10): 24-26.

(责任编辑: 吴凌, 李海霞)